

母亲的针线筐

◎孙利芳(河南汝州)

周末和朋友一块儿去公园，不小心把裙子给挂破了。那条裙子是老公送我的生日礼物，白底儿黄碎花雪纺纱裙，仙气十足。我沮丧地对母亲说起这事儿，母亲要给我缝补。我说：“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谁还穿破衣服呀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这可是强子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一定要珍惜呀，快拿来，妈给你补补。”

70多岁的母亲戴着老花镜，找出多年没用的针线筐。那个针线筐是用细细密密的竹篾编织的，最初是浅黄色的，经过岁月侵蚀，现在变成了褐色，筐里剪刀、碎布、顶针、各种型号的针、五彩斑斓的丝线，一应俱全。

母亲坐在阳光下，一针一线为我缝补裙子。她满头白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我的心绪一下穿越回儿时。

小时候，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全靠母亲的手工操劳。母亲的针线筐在我眼里就像一个百宝箱，可以变出挡风御寒的棉袄，变出结实舒适的千层底鞋子，还能变出好看的裙子。

那时候，我和哥哥都正长身体，一双布鞋没几天就小了。儿时活泼好动的我也格外费鞋，一双鞋没穿多久，大拇脚趾耐不住寂寞就把鞋子顶了个洞。要强的母亲一看到我的鞋子破了，晚上就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开始做新鞋。母亲借着灯光，穿针引线，常常纳到深夜。长年累月，她戴顶针的手指都变形了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

做鞋子可不是容易事，要先浆布，打夹子，把布一层一层用糨糊粘在一块平板上，粘了四五层后晒干，揭下来按照脚的大小剪成鞋底，再用白布包底和沿边，然后开始纳鞋底。母亲一边做，一边教我“穿针要用力，绳子要拽紧，针脚要均匀紧密……”厚实的鞋底，针扎进去特别费劲，一双鞋底，真的是千针万线才能完成，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心血！等纳完鞋底，还要做鞋帮，最后还要用麻绳将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才算完工。

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，发小巧儿的亲戚从外地给她买了一个新书包，深蓝色的，上面绣着几颗红五星，帅气极了。我非常羡慕，回家后就哭闹着也要像巧儿一样的书包。母亲跑遍了附近的供销社也买不到，心灵手巧的她想方设法，先用自己纺的线织成粗布，再把粗布放在染缸里染成蓝色，又去刚刚结婚的邻居家找来一块红布，剪成几个红五星的形状，把它们一一缝到蓝布上，最后制成书包。

母亲做的书包跟巧儿的相比毫不逊色，甚至更加漂亮。我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心里比得了奖

状还美。有人问我漂亮的书包从哪儿买的，我骄傲地炫耀道：“是我妈亲手做的！”

还有一次，和我年龄相仿的小翠从洛阳买回一条新裙子，丝绸面料，鲜亮顺滑，穿上后活脱脱一个小仙女，我羡慕得不得了，围着小翠左看右看，心想：我啥时候也能拥有这样的裙子啊！

那晚，我都睡了，隐约还听到母亲把针线筐拿出来，裁剪着、缝制着。第二天一睁眼，床头多了一条漂亮的翠绿色裙子。光滑的绿色丝绸上绣着几朵盛开的粉色荷花，旁边还有两只黄色蝴蝶翩翩起舞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快起来试试裙子合不合适！”我惊喜地欢呼着：“妈，您从哪儿变出来的？”母亲笑而不语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母亲看我那么喜欢小翠的裙子，可家里没有多余的布票和钱，也没有洛阳的亲戚。她左思右想，想起我小时候有个襁褓是绿色丝绸缎面做的，一直没舍得扔，就拿出来拆洗、熨烫、裁剪，又用自己的巧手绣上盛开的荷花和蝴蝶，连夜做了这条裙子。穿上新裙子去学校，同学们围着我问：“真漂亮，哪儿买的？”当我宣布这是母亲用我小时候的襁褓改的，伙伴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，都夸我有个心灵手巧的好妈妈。

转眼，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我们那儿结婚有个风俗，母亲要给女儿缝十床厚厚的棉被，预示着婚后生活温馨温暖、十全十美。母亲早早开始忙碌，把棉被絮得厚厚的，身上、头上、眉毛上飘了一层白绒绒的棉花絮，看起来像个圣诞老人。结婚那天，盖着母亲做的新棉被，仿佛披上了一朵从天空飘落的白云，身上暖暖的，心里甜甜的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鞋子衣服可以买了，母亲再也不用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了，那只针线筐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巨大作用，但是母亲舍不得扔，决定留个念想。

“芳，裙子补好了，你试试？”我还沉浸在回忆中，母亲已经把裙子缝补好了。在裙子划破的口子处，赫然多了一只翩翩起舞的黄色蝴蝶，蝴蝶正亲吻着裙子上的花，真是天衣无缝，妙趣横生。我欢喜极了，说：“妈，这么多年了，您的绣花技术还是丝毫不减当年啊，谢谢您！”母亲笑了，笑得那么慈祥，那么幸福。

母亲的针线筐既是母亲的百宝箱，也盛满了母亲那代人的青春年华，装满了母亲对儿女们深深的爱，陪伴着我成长。母亲的针线筐让我懂得，要用爱心去裁剪，用宽容心做丝线，用信任心去缝补，用童心去编织，生活才会幸福美满。



母亲的年夜饭

◎刘兵(湖北武汉)

小时候，每年的年夜饭，虽然我们姐弟仨坐偏席，但母亲总是把主菜摆在方桌下方。父亲即兴说新年祝词。放完喜庆的鞭炮，他端起酒杯，宣布开席，我们这才敢动筷子。

逢此时，母亲立马站起身，拿起筷子，或夹起油亮的红烧蹄膀，或夹起金灿灿的肥硕鸡腿，依次放进小弟、我和姐姐面前的小碗里。母亲随后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，加油道：“放开吃。尤其你们小哥俩要鼓劲，快快长身体，增智力，指望你们以后有大出息哟！”

在父母的悉心关照下，我和弟弟在老家读完高中，相继外出闯荡。我考上外地的大学，毕业后留在一家国企；小弟也读完中专，进了外省一家事业单位。姐姐因为身体不好，留在老家，鼓捣小生意，后来嫁给了条件并不好的人家。尽管在外打拼，平常工作很忙，但每年春节我们总是设法赶回老家，享受父母精心准备的年夜饭。偶尔我或小弟在年饭上缺席，母亲总是发出一阵叹息，期盼着下次为我们亲自夹上一碗好菜。

那年春节前，我带着新婚妻子回老家，千里迢迢赶年饭，小弟也携女友回家团聚。那时，父母的身体已每况愈下。为方便照顾二老的日常起居，姐姐和姐夫搬进了老宅。

见到两个儿媳，走路开始颤颤巍巍的母亲分外高兴，从他们省吃俭用的存折里取了四万元，向她们表达了祝愿的心意。由于母亲体力不济，那顿年饭主要由姐姐操持。

开席前，我们把拄着拐杖的父亲扶到座位前，对他说了祝愿语后就开席。一如既往，母亲坚持用战栗的手给两位儿媳不停地夹菜，

笑曰，吃完这家宴，就是老刘家的人喽！以后你们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父亲费力地点着头，说老太婆已为他代言。

我妻子和小弟的女友支吾着，可能是害羞，埋着头谢过二老。最后还是姐姐给父亲的杯子里续了酒，还挑炖烂的肉放进他的小碗里。

事后我抱怨我那城里的妻子，应该跟姐姐学。母亲为你们夹菜，依她的身体状况是勉强为之，但实则发自内心的，表达了父母对你们的认可。妻子却认为，给“客人”夹菜应该用公筷。没准姐姐这样巴心巴肝地伺候二老，就是为得到老宅呢！妻子的这番推断，让我吸了好多年的气：婆婆为看重的人夹菜反倒成了乡下午饭上的“陋习”啊！

直到女儿长到五岁多，我携妻带女赶回老家春节团聚。平常我跟女儿讲了很多，也讲了老家吃年饭的习俗。到家后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老宅彻底变了。大姐让人在满屋铺了防滑地砖，厕所改为坐式，院子里种了花草。她每天为二老定制食谱，还请护理师上门作理疗。

看到这些，妻子和弟媳都自愧不如，心生愧疚。年饭开席前，母亲艰难地挪步，好不容易坐稳。她笑着说，想给你们夹菜怕是力不从心喽！伶俐的女儿闻言，叫奶奶把小碗放在转盘上，给奶奶舀了香菇鸡汤和炖烂的鸡腿，把转盘推过去，叫奶奶趁热吃；女儿又舀了一小碗汤，说是给躺在床上的爷爷送过去，要是爷爷不方便吃，她就代姑妈一口一口地喂爷爷……

年迈的母亲第一次在年饭上流下了感动的泪，所有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被女儿的小小孝举所击中。

